

1982—1983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2—1983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本社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1982—1983

NEIMENGGUDUANPIANXIAOSHUOXUAN

本社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.625 字数: 400千

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294 每册: 1.65元

目 录

一九八二年

夏营地，草原上的人们	〔蒙古族〕巴图孟和(1)
墙	邢小平 邢原平(17)
小 野	邓九刚(31)
留 恋	〔蒙古族〕特古斯巴音(45)
十字坡	张崇溶(53)
芡 荇 滩	〔蒙古族〕云照光(69)
奶 流	大 平(83)
赵驴儿赶会	肖亦农(92)
婴 静	程 中(101)
米黄色的路灯	王正平(118)
震 动	〔蒙古族〕伊德尔夫(137)
泥人唐	张长弓(144)
转 变	〔达斡尔族〕巴雅尔(158)
张木匠上工	丁 茂(164)
“酒蛤蟆”绝食	王德明(177)
赛骆驼	〔蒙古族〕玛格斯尔扎布(187)
煤婢儿	〔蒙古族〕马宝山(196)
盼	刘德珠(203)
老 虎 “大国舅”	申 平(212)
斗 志 昂 扬	〔满族〕尚静波(223)

一九八三年

- 曹老灰、范能人和“二郎山”书记的午餐 白 帝(244)
- 哦，严峻的牧野大道 [满族] 江 浩(262)
- 脚手架上的苦乐悲欢 张志彤(281)
- 虔诚者的遗嘱 [蒙古族] 哈 斯 乌 拉(298)
- 流凌的姊妹河 [蒙古族] 甫 澜 涛(314)
- 暴风飘逝后的蓝天 [蒙古族] 扎 拉 嘎 胡(327)
- 抗 争 古 月(352)
- 在阁楼上 许 淇(367)
- 大海·草原·游子之心 张作寒(376)
- 老 扯 曹雪英(389)
- 海青鹰之歌 徐 扬(402)
- 失误的伯乐 [蒙古族] 孟和博彦(418)
- 开台锣鼓 陈计中(432)
- 拯 救 [蒙古族] 卓·格赫(452)
- 淡淡的粉杜鹃 [鄂温克族] 杜 梅(466)
- 荒野上的大战 张时鲁(474)
- 去年的故事 冯苓植(486)
- 琥珀色的篝火 [鄂温克族] 乌 热 尔 图(513)

夏营地，草原上的人们

〔蒙古族〕 巴图孟和

仲夏的草原上空，没有巴掌大的云片儿，被闷闷的、令人窒息的空气笼罩着。正午时分，灼热的酷阳火烧火燎地晒着，凡裸露着的一切都在发烫、发焦，连地皮都快晒出油了。蒸腾在兔赉河上的濛濛雾气，宛如一条雾的飘带，虚惚缥缈，蜿蜒不绝，给草原增添了神幻的美丽色彩。

河的东岸广阔无垠，原野如茵，一顶蒙古包座落在其中，远远望去，圆敦敦的，闪着白光，犹如一团鸿雁的羽毛。

蒙古包擦着包脚。一辆顶着车辕的篷车停在西侧，车下有条大红狗伸出粉红色的冒着汗珠的长舌头，死命地喘气。立在正前方的结实的榆木拴马桩上，未卸鞍具的黑马，频频打嚏，驱赶蝇子。另一侧篱笆圈的荫凉下，数十头改良牛犊乘凉打盹，一样黑白相间的毛色，膘肥体壮，不象当年牛犊，倒象跨年的二岁牛。离此不远的轱勒^①上系着一头穿住鼻子的改良种的花牦牛，黑白相间的毛色，一看便知那些牛犊都是它的后代。它，似乎被谁惹恼了，晃动着笨重的驱体，躲闪着往后猛拽，看情形不定什么时候那穿住的鼻子就要豁开。

喝！好一处理想中的夏营地！有条不紊，舒适精当，水草肥美，

①拴牛的大绳子，叫轱勒。

景色宜人。显见的，他的主人是个有丰富放牧经验的干练牧人。

“霍霍！霍霍！”从蒙古包里传出磨刀声。

却德布，这里的主人，是今年过半百的老汉，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横的折皱和纵的汗迹，使人想起那草原植被上纵横交错的羊肠小径。他正闷闷地磨着一把快变成了锥子似的蒙古刀。那年代已久，但还算完好的镶着银边的刀鞘、翡翠嘴木杆烟袋和绣花烟荷包等散放在磨石的周围。

“呸！”他用大姆指试了试刀刃，不满意，往磨石上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，继续磨刀。

他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块草原上，老实本分，任劳任怨，一声不吭地耗掉了生命的多一半。然而，他并不是从来不会发脾气，而一旦暴躁起来倒有股十头忙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。这也难怪，小小的皮板虫，弹它一下也会撅屁股，何况还算有身价的却德布老汉，哪能没一点点的性子？这阵儿，他就是来了这股脾气，正无处发泄，往刀子上用劲呢。

坐在锅台口制做奶豆腐的乌斯罕姑娘，闪动着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想劝几句，可又怕碰钉子，几次张嘴，却欲说又止，总不敢开口。

今儿喝早茶时，住嘎洵乌素的“歪匙儿”来到他们家，进门就说要拉走花忙牛，还说花忙牛本来是他们的，现在是牛归原主。却德布老汉不答应，于是两个老汉争吵起来，吵得不亦乐乎。开头，乌斯罕姑娘还劝着她爹，可后来看到“歪匙儿”盛气凌人，横竖不讲理，也就撒手不管，由他们去了。两个老汉越吵越凶，最后拉扯着上队里去了。看来，这场官司却德布老汉没打赢，他气喘吁吁地追回在野外的花忙牛，穿住鼻子系在轱勒上，进门就磨起刀来。

却德布老汉又磨了一阵，抹去刀上的泥沫子，捏几根毛放在刀刃上轻轻一吹，便分为两半，飞落在地上。

他快动手了！乌斯罕姑娘不再犹豫了，她把和好的奶豆腐放

进模子里，边递边说：“爸爸，既然队里也同意给他，您就给他算了。”

“可就这样给，太便宜他了。当初，硬要给我是他，现在又要拉走也是他，我让他玩够了！哼！他非要拉走，我也来个让他用不成。”

“怎么个用不成？”

“怎么个用不成？把花忙牛骗了，他拉回去甬说牛犊，连个豆鼠也交配不出！”却德布老汉咆哮着，手持闪光的利刀跑了出去。

乌斯罕姑娘心里知道，她爹虽然身强力壮，不减当年，但不是花忙牛的对手，奈何不了它，所以她并不着急，自管收拾包内包外。

二

话说回来，花忙牛原来的确是“歪匙儿”畜群上的。那时队里只有这头改良种牛，草料和一切费用都由集体出，用不着个人操心，而且定的工分也很高，不一定每天都去照料，但每天的工分一厘不少。然而，在那个时候，这样的美差事除了“歪匙儿”又谁能摊得上？

从前年夏天开始，牧区实行新苏鲁克^①制度，责任到户了。就在那次社员大会上，“歪匙儿”突然提出不要自己畜群上的花忙牛，而要却德布老汉畜群上的驯顺老实的栗忙牛。他喷着唾沫星子，讲了一大套理由。“别看那花忙牛是改良种牛，可光有个大身架子有啥用？吃起来没个完，象个大老爷似的被侍候着，可到了发情期又怎么样呢？连胸脯都抬不动，还能和母牛交配？指望这样的忙牛会交配出牛犊，和狐狸想吃到忙牛胯下的东西有什

^①苏鲁克——原意畜群。

么两样？我不要这徒有虚名的忙牛，让一群母牛空怀胎。谁想拿去供奉，我哈风嘎笑面相送。可是，我们的畜群上也得有个忙牛啊。好的我不敢开口，我就要却德布畜群上那头栗忙牛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栗忙牛，说啥也不能给。”却德布老汉气得浑身发抖，脑袋摇得象拨浪鼓，就是说不出象样的几句话来。

“歪匙儿”名叫哈风嘎，是名扬四邻的二流子、无赖；懒惰成性，爱占小便宜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不舂米而吃干饭，不缝纫而穿新衣；只要见着一点小便宜，就把嘴歪过一边，不顾一切地拼命争。开头，人们讥讽他那歪着嘴巴的拼命相，叫“歪嘴”，后来渐渐地演化为“歪嘴使歪匙儿”，简称“歪匙儿”了。队里的干部社员都厌倦“歪匙儿”那股无理搅三遍的蛮横劲，懒得跟他斗嘴嚼舌头，没有人出来替却德布老汉说话。

“歪匙儿”眯缝着眼，拉长嗓门，怪声怪调地说：“是呵！现在到处都在实行责任制，谁都愿意多得奖励少挨罚。”他凑到却德布老汉跟前，进一步逼他：“老却呵！俗话说，人找理，狗找骨头。如果寻起根底，栗忙牛也是我们畜群上的牛犊呵！那年春天，刚刚受过灾，你们没有种牛，我这心软，二话没说就把这栗忙牛支援给你们了。常言道，好的和赖的凑合一块才能成个队，肠子和肚子凑合一块才能满个锅，难道你都忘了这些吗？现在，你们已经有了满浩特的大牛小牛，我哈风嘎把栗忙牛要回来不算过分吧。啊？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

却德布老汉的脸一阵比一阵难看，气得说不出一句话。“支援我的？亏你能说出口！那是我从死牛堆上救活的一条小命呵。”他想着。

那年的灾算什么灾，可也损失了一半以上的牲畜。虽然那是因为搞“社会主义大畜群”，把牲畜都赶到一起所造成的，但人们还是习惯地把一切归咎到老天爷的头上。第二年春天，队里买了一头改良忙牛，按理却德布畜群上没有忙牛，应该分给他。可

是，“歪匙儿”耳朵长，抢先到队长那儿胡诌蛮缠地要走了。当却德布老汉风闻到消息去要时，甬说牯牛连个牛蹄子也没有了。队里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把“歪匙儿”畜群上的只剩一口气的、已登记为“死亡牲畜”的一头二岁栗牯牛分给他，还说：“试一试吧！不管怎样，活过来了，不就是一头牯牛吗！”倒是却德布老汉二话没说答应了。在那善良无路，恶魔当道的年代，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！

却德布老汉从“歪匙儿”灰堆上抬回那与其说是牯牛倒不如说是皮包的骨头，喝鸽子汤，灌冷蒿水，整天价守在跟前精心饲养，好不容易救活了这个宝贝。这头不会动弹的小牯牛靠却德布老汉才拣回一条命；而它长成真正的牯牛后也让却德布老汉受益不浅。它交配出来的年年都是母牛犊不算，生性驯良，套车能顶两头犏牛，小孩骑上能放牛，还会小跑小颠地蹦跶几下。到了发情期六月，别人家辄勒上的牯牛成了灾星，乱撵乱追，一会儿踢翻盛奶桶，一会儿踩伤挤奶员的脚，夏营地上的牧民们喊叫着，痛惜着，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挤回一点牛奶。可却德布老汉畜群上的栗牯牛一动不动地卧着，什么时候母牛挤完了，牛犊放开了，它才开始行动。“歪匙儿”看中栗牯牛，主要是看中了这一点。

却德布老汉心里想着，可嘴上说不出来。他虽然干起活是个行家里手，但说起话笨得能把舌根剝了，况且对手又是“歪匙儿”这样的无赖。

“没有种牛怎么行呵！你就别管好赖，给他栗牯牛，拉回花牯牛吧。也许，你会碰到好运气呢。”会场上的人，不但不责怪“歪匙儿”，反而，都冲着他说开了。

“我不要那不会交配的牯牛！不要！”却德布老汉大声嚷着，将没吸完的一袋烟连火塞进长筒马靴，退出了会场。

但他的举动并没改变已定的局面。“歪匙儿”变戏法似地把两家的牯牛换了个儿，花牯牛归却德布老汉，栗牯牛归了“歪匙儿”。世上的事，就这么不可思议。

可事到如今，当初一无是处的花忙牛又成了宝贝疙瘩，争着往回要，世上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人？

三

“哎哟！畜生！”

乌斯罕正在收拾屋子，忽然传来却德布老汉的骂声和花忙牛的“嗷嗷”吼声。她急忙丢下笤帚就是往外跑。只见她爹被花忙牛摔出很远，正在往起爬。花忙牛也正躲闪着猛跳，腰侧间有一指长的刀口滴着血，系在后腿上的绳子已被蹬断，拖得丈八长。

“我爹是非骗掉花忙牛不可了。可怎么去说服呢？现在上去制止，等于火上加油……”乌斯罕姑娘忽闪着大眼睛想。猛然，她有了个主意，便轻快地跑过去，象大男子汉那样揪住拴忙牛的绳头，说：“爸爸！我拽着呢。您就快点用刀子吧。一只巧喜鹊也能捉住一头野鹿，我们俩人对付一头忙牛不在话下。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这畜生还真有点牛劲呢。还是爸爸自己来吧。”却德布老汉从女儿手中抢过绳子。“防着点！别让它踢着！”

“不碍事。我不上去，您一个人难对付呵。”她拾起插在地上的刀子，假装要动手。

“不行，你已经是小姑娘了，一旦伤着怎么向你妈妈交待？”却德布老汉一把推开她，一个人折腾着。但累出一身汗，仍无济于事。

乌斯罕看到时候了，便问：“爸爸，要不然我去找个帮忙的人吧？”

却德布老汉迟疑了一下，放开绳子，摸摸酸疼的脊背。“也只好这样了。看来这个畜生还不好对付着呐。甭！”

“您就在家好好歇着吧。壶里有热奶茶。”

“知道了。快去快回。”

乌斯罕姑娘翻身上马，一溜烟不见了。

却德布老汉亮开湿透的前胸，喝茶，吸烟，直到烟袋锅烫红了，这才想起该干点什么，可又没啥可干的，只好重新磨起那把已经磨过的、成了锥子似的刀。

今天，要不是“歪匙儿”来要花忙牛，却德布老汉本来是想去公社看洗温泉的老伴和侍候老伴的儿子，她们三天前就捎来话说口粮不多了。可是，这“歪匙儿”硬是要拉走花忙牛。真是把羞耻用毡子裹起来的家伙！当初是我跟你要的？还不是你当着众人责怪花忙牛，说了足有一万条坏处，硬强迫着给我的？幸亏，我女儿乌斯罕有心眼儿，要不早让你看够了我的西洋镜。

却德布老汉边磨刀边嘟囔。

四

前年夏天，“歪匙儿”赶来花忙牛的时候，却德布老汉坚决不要。他俩互相撵互相赶，闹得两匹马都成了落汤鸡。当时，在牧业学院学习的乌斯罕放暑假在家，她看到被追赶的那头改良种牛太可怜，就给她爹好说歹说地做工作，没有继续撵，留下了。

追逐知识的人到底有些不一样。乌斯罕姑娘不知怎么搞来的，摆上了一些玻璃器具和试管，还弄来了个显微镜成天瞅着，抱来一大堆书来回翻着，说在搞人工配种，还说正在研究生母牛犊的办法。就这样，她整整忙乎了一个暑假。可是，却德布老汉并不以为然，有时虽然也帮着干点拉牛、抓犄角等活儿，但不相信这也能生出牛犊来，要是能生个东西就已经是老天爷另眼相看，还空想什么母牛犊，那不都成了活神仙？见鬼去吧！来年母牛空怀胎，还得想办法给那些二岁小牛戴上禁奶杈子隔离起来呢。可是，却德布老汉也并不完全反对她。因为靠花忙牛自个儿去交配，就等于是画饼充饥，连一头牛犊也不会有。过去在“歪匙儿”畜群上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
可事情完全出乎却德布老汉的意料，到了去年正月，象漏斗漏豆子一样，母牛一个接一个地生下牛犊，而且全是母的，那黑白相间的毛色、那腰粗腿长的模样，个个是花忙牛的化身。这下可把却德布老汉高兴坏了，他看着满浩特可爱的牛犊，笑咪咪的，甜滋滋的，心里直痒痒。

然而，“歪匙儿”把栗忙牛拉过去怎么样了？哈，哈！全群的母牛两年空怀胎，差一点收了辄勒。他“歪匙儿”是个正儿巴经放牧的人？当时，把改良花忙牛赶回去的时候多神气，不用他动一个指头，大腿架着二腿，“摘下牛耳朵塞进牛嘴里”，从不为畜群、交配、牛犊和成活率等操心。停止了吃大锅饭，把“歪匙儿”的饭碗也打了。当人们开始有腿就跑，没腿就爬的时候，

“歪匙儿”也替自己打算起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却德布老汉驯良的栗忙牛搞到了手。但是，不懂爱惜牲口的骑手有了金马驹也骑不好。栗忙牛自打到他们家，那腰上就没闲着过，孩子们骑上一个，吊上两个，一会跑一会颠，等磨破了裆才肯下牛背；

“歪匙儿”呢？今天说没粮食吃了，赶着栗忙牛两头不见太阳地跑上一趟，明天又说没柴烧了，拉着栗忙牛转上二、三十个沙坨子。“铁忙牛”^①也有修理和保养的时候，何况这栗忙牛从小就是个“处理品”。“歪匙儿”的家务活把它拖累了，哪有追赶母牛进行交配的力气？能保住一条命，就算是不幸之中大幸了。因此，“歪匙儿”有了栗忙牛也未能逃脱挨罚。

这两年，我却德布老汉年年受奖励，誉满全公社，还不是靠女儿那人工配种？能犯得上“歪匙儿”眼红吗？哼？哪来那么多现成饭给你吃！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想欺侮人吗？骗掉花忙牛，让你占个屁的便宜！“呸！”他狠狠地吐了一口，站起来。

“嗨！这死丫头，出了门就不知道回返。”却德布老汉看看偏午的太阳。“到什么时候了，不等了。”他套上长袍，刚走到

^①铁忙牛——火车头。

外头，就看见两个骑马人冲他们家来了。

老汉用手遮着阳光，久久地望着他们，心想，不管怎样，领来个身强力壮的大后生。

他们到了，有说有笑，亲热着呐。大红狗跑上去没咬两声又乖乖地钻回车底下去了。一个是女儿。那个是谁呢？啊？闹了半天是个满把胡子的老头？等一等，那穿戴、那走路……呸，狗啃骨头！原来是“歪匙儿”呀！却德布老汉心里彻底凉了。“歪匙儿”来干什么？现在就拉走花忙牛，没那么容易。还没等他们走近，他就跑回屋里，关上门，用身子压住刀和磨石，躺下了。

“扎！老却，忙乎啥呢？”“歪匙儿”撩门进来。

却德布老汉微微侧过脸，乜视了一下，就算是打招呼了。“我忙啥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他真想刺他一句。

“爸爸！我给您找来了帮手啦。”乌斯罕姑娘紧跟在“歪匙儿”后头，进来了。

“去你的！”却德布老汉冲她一句，翻了一下身让出了脊背。

“不是你让乌斯罕姑娘找我的吗？”“歪匙儿”有点奇怪。

“算了吧。有你，没你，我一样能骗得了花忙牛。”却德布老汉大声喊着跳起来。

什么？要骗掉花忙牛？“歪匙儿”象触了电一样，也惊慌地跳起来。

“嗨、嗨、嗨……”

突然，在一旁的乌斯罕姑娘大声地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一下却把两个老汉愣住了，他俩莫名其妙地互相对视着。

五

原来，乌斯罕姑娘一不同意她爹骗掉花忙牛；二不同意“歪匙儿”拉走花忙牛。可怎样才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？能不能让这两个死对头拧成一股劲呢？想来想去，决定先征服厉害的，然

后说服老实的，便奔嘎汹乌素找“歪匙儿”去了。

不出乌斯罕所料，“歪匙儿”开口闭口只说一个要字。

“要过来就能交配出牛犊吗？那几年，花忙牛还不是在你们畜群上的吗？”

“歪匙儿”的嘴巴早已跑到腮帮上了，“在你们畜群上就能，到我们畜群上就不能了？”他满以为，她爹都被气走了，打发掉个黄毛丫头不费吹灰之力。

“我们搞的是人工配种。您呢？”乌斯罕姑娘并没有被他镇住。

“那，那……”

善于辞令的“歪匙儿”突然没词儿了。

“所以，花忙牛绝对不能给你。给了，你也照样挨罚。”

“歪匙儿”象噎了食的猫，伸着脖子，想：“也对呵！我哈风嘎甬说搞人工配种，看都没看过。拉来花忙牛还不照样走老路，哼，老调子！”

“不过，您真想要改良牛犊，也好办，我有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“歪匙儿”被乌斯罕的话打动了。

“今儿早上您刚走不一会儿，我爹就对我说：‘互相和睦都愉快，互相拆台都懊丧。你哈风嘎叔叔连续两年没捞上牛犊，说也太寒酸了。看在同吃一个家乡水的份上，也该助他一臂之力。’还让我来找您商量，咱们两家能不能合伙起来干？”

“那我们家需要出一点什么？”“歪匙儿”真的商量起来。

“把你们畜群里发情的母牛及时赶到我们家就行了，就这些。”

“歪匙儿”盘算一阵，感到破费不了什么，可以试一试，兴许能捞几头牛犊呢。这几年也确实尝够了没有牛犊的寒酸劲。实际上，他硬要拉走花忙牛，根本没想过能要上改良牛犊，而只是想逞个厉害，碰碰运气。可运气真的来了，不需要争花忙牛，而只需要粘糊到却德布老汉身上去。这一着还真灵，我要，他舍不

得，激出了这么个办法。人还是厉害点好。他越想越得意，在那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可是，乌斯罕姑娘并不让他得意。“俗话说，话往明里说，马往群里放。您不要以为逞厉害有什么好处，好象我们是怕您才主动和您联合。要不是可怜您年年挨罚，和心疼您包的集体畜群受损失，我们才不会理您。您硬要花忙牛，我们陪您打官司，不管到那儿，不会有您的便宜。”

“歪匙儿”的脸被她说得红一阵白一阵。

“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您过去不知干过多少次用嘴巴哄耳朵的事，这一回得改一改了。您真心想要牛犊，就得勤快，不能懒。人工配种一点也马虎不得，丢掉了时机就会失去一切。”乌斯罕姑娘毫不客气地专点他的痛处，特别提醒道：“要知道，我的假期只剩一半时间了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“歪匙儿”象是被蚊子围困的马，频频点着头。

“歪匙儿”向来以雄辩著称，没向任何人服过输，可今天在却德布老汉的十八岁姑娘面前乖乖地认了输。

乌斯罕姑娘已经达到了目的。可她是年轻人，总要好强一些，不想就此罢休。“请拿纸来。”她想开开心。

“是登记母牛数吗？”“歪匙儿”不解其意地问。

“不！想订个合同，让您签个字。谁都知道您这个人说话不算数，今天说了明天推翻，光说了靠不住，得签个字。不然，到时候会把鼻涕揩到别人脸上，编出一套胡话赖我们怎么办？”

今天，“歪匙儿”可是让乌斯罕姑娘揭尽了癞疮疤，心里不是个滋味，有心还几句，又怕把到手的牛犊丢掉，只好忍着性子，陪笑道：“哪能！哪能！咱们一前一后住着，哪能干出那种缺德事！好心换个驴肝肺，我拿什么脸见人呢？”

“是真的吗？我不信。”她还不满意。

“是真的。如果叔叔说话不算数，就不当这个叔叔啦。”说

了话没人信，使他感到很难过。回想以前的所做所为不由悔恨起来，才知道人的脸面也很值钱。他声音颤抖着说：“这些年，我说话办事处处占便宜，丢尽了人心。现在把心掏出来，又有谁相信呢！”

乌斯罕虽不是世故的姑娘，但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拉风箱。她没再说什么，也没让画押，就和“歪匙儿”相跟着，找她爹来了。

六

关于骗牯牛的事“歪匙儿”一无所知；关于两家合伙搞人工配种的事却德布老汉也没想过。所以，两位老汉能不发愣、能不奇怪吗？可是，乌斯罕姑娘银铃般地笑着，并不马上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爸爸，嘎叔叔是向您赔礼道歉来的。他说他不该提出拉走花牯牛。”她笑过之后这样说。

“去你的吧！那些话，我都听腻了。现在说是不要了，谁知道明天又会说什么？肉长的舌头往那儿拐还不由着人？花牯牛，我骗定了，免得又找麻烦。”却德布老汉的气仍然未消。

“歪匙儿”来此之前担心的是乌斯罕姑娘收回许诺，可现在却担心起却德布老汉真的会把花牯牛骗掉。他没想到事情会成了这样，那不彻底糟了？

“老却，千万别骗了花牯牛。就是不看在牯牛的情上，也得看在那些个牛犊的份上呵。”他低声下气地哀求着。

说实在的，要不是“歪匙儿”耍无赖逼着要，他却德布才舍不得作牺牲口呢。此刻，他的脑海里一一呈现出那些因自己老实而受别人欺侮的往事。再不能受这种窝囊气了，想到这儿他狠狠地说：“骗，一定要骗！那些活蹦乱跳的改良牛犊，你我都别指望了。到头来大不过罚几个钱。”